



賓退錄卷第四

六

大梁趙興崑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
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
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
作趙龍學子蕭墓銘亦然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
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對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王生必素知遂不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之遂
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
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
君馮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
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
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
石張家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
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度五藏以
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甕之術注中又倍下長
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
夫知算術者少故莫辨其誤謾記之

宋明帝名或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
子孝文名宏比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
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

容
歟

容齊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散盤唱遣輸長
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散盤卷白波莫走鞍馬
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

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
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
謂之酒星依采聚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
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
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以上比自洪
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
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
天詩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
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
云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
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

八侯熊當中虎口上鹿居下鷓雉猿居右鴈兔魚居
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賊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
所以爲郡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
酒禍起於爭爭而爲勸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
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
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
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
也終日爲樂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
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
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八人則置其熊籌不
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

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飲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則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

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俟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我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祕閣雖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王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壘巾問道義

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充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
二秘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實之如圭作漢法

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
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
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
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酒淫即
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
才事留有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刻
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听須先謁而後劾丞相 御史亦得
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

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彊禦
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司隸
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
中書令者侍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
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
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
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
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自
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
數每當飲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齊王
筭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留

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公館閣有
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勸三卷元豐
中安陽竇誨撰酒令在馬王籤詩一卷 皇朝知點
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為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
字德器柳州人釣鰲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鰲魚之
屬泥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珠
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
各有一詩又有捉卧甕人格 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
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
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
特各更其名耳格壺經唐上官儀壺奉敕剛定史玄

道續注蓋采周顛邴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
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邴齊
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東撰為十五筭以
代侯擊地球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
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
濫者負公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
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
緒略已詳此不重出

奏會之當國決意謂和虜俄北背盟奏不知所措張巨山
崑為司勳即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代力是皆主

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
聖之訓奏大喜擢巨山爲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特
秘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予門云周任爲孔聖太甲
作成湯奏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
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
秦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
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
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
右僕射上省登階褻見褻甚故問都令史谷曰此褻
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谷不能言遂令

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六有盤石其祖道
衡爲隋內史侍郎時嘗擬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
流涕裴諝五代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
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卿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
爲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目真宗呂許公夷簡爲

參知政事 仁宗初政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

王求去甚力一日 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

公恐不敢當 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

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則大資政
或清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
相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比自不答夜深獨語悔叔曰
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
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
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
士遜又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
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
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
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
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斫以恩命呂沈

吟久之曰使弼使酒張亦欣然慰望及日張公打昇閣
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
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
漏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
乃除呂公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昔
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
僂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
竦范雍趙禎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
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武勝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大以不知其故
素厚內侍閹文應使爲中詞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其
後再相贊成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
節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
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比真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
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爲非必孔氏本員至景祐四年
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
節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射資
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命曾知青州既
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刑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
參知政事亦同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比皆在乾
興元年七月時 仁宗已踐阼 眞宗末年曾參知政
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 眞宗夷簡參
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
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至兩間其一
間自居其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文餘即是籬門
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
其人頗蕭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
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
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無於時
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

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且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艱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用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蔡條鉄圍山叢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金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繫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如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衫

鋤當鋤

詰當詰

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文籍或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雜以他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之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翁急曳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貞纊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標者聞其風泚其顛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悔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南安翁太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標當標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

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

由至尊

帝點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

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其嚴先命乙攜一

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西司

保奏甲推恩

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

莫能行甲遂先到與皆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

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惣下平章一

人曰我等職聰由此老翁一人曰惣由上天徵聞之遂作

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

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

者被放由上天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

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

之誤耳聖君賢相一類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天

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况

仁宗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貝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佑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語

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持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山松老翰外制有大理封贈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數則知已有前此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種爲宮十三月不以大簇爲宮便是春亦不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尚男忌雙
女忌隻之說以至并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暉筆繪傳
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
其伯姊筆牘之閑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
異之則其未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道克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
年前草上飛對衣着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
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
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不合二爲一元
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切名藏盡擁禪
衣石榴園不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陌思
明三灾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
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
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阮
無音未可懸斷爲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
有大鼓越擊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
故無聲曹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搥不堪持過阿香
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公羊諸書

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瓊瑤以玉匣之璫
琴七絳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
卽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
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上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 本朝爲昌化軍

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號
禺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
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
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
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
之北鷹隼所執馮頊窺之國饕餮窮竒之地叔逆之所
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
一儋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
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
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
恒動不止譬言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
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池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顏
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手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
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知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

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則何謂攤錢云
傳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
傳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
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趙興嘗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
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
潔齋候於水傍且設祠室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
入水去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
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
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潭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
萬一日來集魚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
藝以爲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
前輩多形之賦詠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

梅公儀

擊

琴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

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太官常恐有肥羊
王詩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
無蹤迹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
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
竒聖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
魚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
人無棄指憑書不道簿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
汪彥章常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
高魚初未列楚此豈堪倍薨鮮裁用當殺果之入私
自珍千里事封裘遂令四方傳鳴爵亦云頻俗云琴
高生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鬣尚餘顆向來
騎鯨人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
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書載王
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
中臆決蓋不可偽貞吾何知且用慰願朶故山谷送舅
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
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不知宣城土地
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儀詩
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

曾

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長爲矮食爲齊

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

訐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
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長音矮不長也閨音穩
坐於門中隱也奎亦音隱大坐亦隱也仙音嬾小兒也矣
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行音臘不能舉足也
妖音大人女及姊也岳音礪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攘橫
闕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谷於此外又記五字永音箇言
人在水上也夾音魁言沒入水下也咏馘切言隱身忽出
以驚人之聲也肥音鬪言多髭也井東敢切以石擊
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
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詔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
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詆
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國
巧言爲辯小兒爲翫神虫爲螽如斯甚衆又顏氏家
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
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
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
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官贛之石城俗
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
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義王爲證
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
嘗考之但有求土率忠生四字合證作攀聖作肆君
作鳳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

猶書曰國作罔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字嘗創

電

音

寔

音

舜

音

鉅

音

昱

音

寇

音

矜

音

八

漢劉巖自制龍

巖音

字爲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

誠不足以致富適之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我以非之

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我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

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

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二篇

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

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比自從之南軒謂言異或

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皆按我行其野之詩誠

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庵趙先生

曰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

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從義愛

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者能反之誠

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又蓋龍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元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都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玆華陽集
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
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傳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
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
王荆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題河南
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居人舍人詩曰
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遵之曰東萊
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
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
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賞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
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作
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
傳又云家素貧老日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
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
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
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
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
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
書師古曰古人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云新居攝使大司空甄立豆等校文

書之部時有六書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
江式論書表比自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之文字略相似
而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
謂之奇字非也容齊三筆摘問禮中字如捺磬觀
魚鱸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
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
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
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復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
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

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衣青
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
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
齊襄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
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
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
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小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
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詔

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
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會稽
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顯知
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
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
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太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
祿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至是更爲
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
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
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

是父子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
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
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
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
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能我也居數日京果致笈以季
弟條鍾愛於京數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
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
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
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
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
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

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仁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於中是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泓賜名後稱金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通者末帝而下訖於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

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郭作締之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自公手所脩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弑逆其子明元可以已矣而又復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爲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恐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繹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志載汪仲嘉大猶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趨起呻吟而求問何爲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情汝替我喫縣捧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到鄆縣與同縛者比自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十鬻髮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廬綸作王射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

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女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今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七能以鳥工龍裳救井稟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公死爲貴人禮五岳比二公四瀆比諸候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妃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悞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虎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輩爲東周則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

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其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於邠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大王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於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遷歸在農左傳亦曰康有鄆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農在京北鄆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纔二十五里往來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已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其地實邠鄆亦名河南洛誥所爲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成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

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新邑召誥王來
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
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大戎所滅
宗問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
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以別於鎬
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
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凡十餘年考王
弑兄而自立懼弑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
官職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公而稱西王者後人
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
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父子同謚

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國始分東
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
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
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主城成周亦爲東西周
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
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
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
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
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
獻歸其君於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

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先絕
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愚狐實武公之子公子
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
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
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
東周之前而舊書晉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
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
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
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書並以西
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三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
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
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
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
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 說溢人之
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
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
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自西周者故天子
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
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
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
而混書曰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
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

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
雖如司馬文政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周獻邑者爲
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
周策首章書曰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
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
簡也注家比自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
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竒近歲豫章來子儀
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仗過門
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
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爲
蒙西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
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
邁同對因論 高宗謚號 孝宗聖諭云 太上時有

老中官云 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鉞錢王引 徽宗

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
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
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 仁皇后初生

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 太上武肅
即鏐也年八十一 太上亦年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

張湜雲谷雜記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
周必大 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 上所諭錢玉指
做做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五

賓退錄卷第六

大梁趙與皆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平韻以譏友謙

本

朝張師勳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
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爲難能今兩錄之
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解乍行人共看初
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繞覆額分角
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唱道盡
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卷起輕
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鴛鴦金錠繫鴉子綵絲牽擁
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

宵掛銀硃對耳懸頭依蒼鷁褰袖學拓枝擅酒殢丹砂
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奴手
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按褥尖帽載靴履展畫趨三
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鷺滴沾羅淚
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妬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
鳳綺縵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筆推鴈柱
偏基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鷓惱客初酌睡驚生半入禪
尋蛛窮屋瓦採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裁鈎亂出拳夜
分圍槽拙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絲鳶巨誇
輪水磴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相書幽截碧箋遠鋪
張鷁網派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誼哥處處傳匿

惣肩乍曲三岔路臂相連鬪草當夫小選爭佳出晚田柳傍
擁獨坐花底日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虫伏砌邊旁枝枯粉
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跨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
雪履痕全就指雲生袖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斲蜂穴
遶堦填蕉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
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執忽并鄰舍樹偷上後池船
頂索稱師日耳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戒爾戒狂顛老
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解週遮延客話偃僂
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扶
耆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歟方離枕上扶始到門
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繖眼暗似籠

烟生羸僦几乘騎困鞞鞭頭搖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
冷愁離火牙疼怯漱帛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
健乾眇綴粘髭冷涕懸披頭腰懶繫濯手袖慵揩握舉
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
裁裙布嗔妻買粉細房教深下幕牀遺厚鋪氈琴聽
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嫵經字小敲喜馨聲圓食罷羹
流袂盃餘酒帶涎藥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畏帽縱橫掠梳
頭取次纏長子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
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購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
茶懸竈壁取艾曬蒼椽怒僕空語眼嗔童謾握拳心驚
嫵蹴正脚泊鞞轆局縮同寒杭堆厖似飽鳶觀瞻多目

眩舉動如頭旋女嫁求紅濁男婚乞絲綫已聞頭几扶
寧更佩章絃賓客身非與已孫事已傳養和屏作
伴如意拂相連又棄登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
樂展轉夜無眠呼雅眠牀畔看書就梳邊冷疑懷貯水
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
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屢積齷齪食
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厖赴賞
花遙徑狹容移檻皆危索減輓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
船既感桑榆日常差蒲柳年長思常弱冠悔不賸狂
顛書畢回思小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三十鬢
鬢將入老兒詩之境失讀之亦可以自警言云前詩第四

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誠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

敦儒

東方智士說蕭東夫

德藻

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

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富貴公鄉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茅貸子凡室一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記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女羅

拜堂下夕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

因遍觀居心富實偉麗過于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圍

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

僕讓之曰此茅高廣而圍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

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痺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

此以蔽風雨既濛其稅又丹其楹至於聚等積灰扇蠅攘蛆

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

役夫雜作手足瘡爛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物物焉惟

恐圍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

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人勞之曰

子吾茅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日自君之出吾唯圍是

務乃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
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日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
觸蟲網琴瑟塵棲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
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日歎悒悒
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
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
憇南蘭陵爲寓言勸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
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收牧歸而
械之爲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詣浮屠曰
狂髡坐而乃有千里役吾且困苦也每未晨蹠之即道
執朴甘後不得休夜則執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
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只加之
械而執系之頽壁而逃明日日旣昃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
頽壁已頽曰嘻其適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鬻爲循其
首則不髮又械且執系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
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
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
而有此我也均我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營悴乃皆物外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而今榮
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
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
我也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華要當

世此書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
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
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爲
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者與胡少汲

直齋

小簡云如壁再啓少汲器

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然置然安特聽
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已力所能勝已力所能勝亦
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太低官職移人如酒
漸多則難制方飲酒一有所者自非狂夫則酒雖
多不致於沉禮少汲天資迥道如楞嚴圖覺維摩
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忌案問庶幾濯曇於烈火
也漸貴矣忘漸不聞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忘漸
不喜此語又此時汲汲早獻天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瑞伯

慥

以夕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復書云蒙馳

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開則拊髀爵躍
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
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
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
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
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
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
逐客與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嶢家刻方言地志

怪奇可心之詞群朝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
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
不信矣夫覲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
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畏投老
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迂才下爲世
畸人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取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
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曾子固文章妙絕
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
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
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八屈安稱郭功父詩而南豐
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而逸
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語指
徐德占論六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
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覲所以不喻
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
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蕉枯實有才送李璋下
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
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川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
下第和吳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
達大低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此歸
後故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
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諸公述潘邠老言文潛喜白公詩信

矣如所斗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
說蜜中造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
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
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
出自見涯涘非精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
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
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
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
廣坐中居仁僥首不敢出一言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
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後作魯直贈語云氣爽絕
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
不誌

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觀在江西時惡其在誕
客皆撫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置心辱東坡橄欖詩云
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
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葍根者東坡地黃
詩云崖蜜助耳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
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
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夜却如酥謂土酥爲蘆
葍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觀每
觀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
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
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

文入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文。我又待入紅窓迥矣。聊發千里一笑。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窓迥百餘篇。皆朝譚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郁郁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鷄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郁郁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說詞話。樂府雅詞行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示其餘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已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文。黃金顏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肆郁郁平丈我之句。答書及此。亦因以歲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脩文。卽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

可也百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
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
道見美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
之最後一人答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
聞其卒有侍禁孫龜監元城埽有巨竈穴一埽下埽多
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
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
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
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禱焉
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
至海上見海中宮殿其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宅日當必
之恍然夢覺來時禁中已鍾鳴以平甫頰自負爲詩記之
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
間世長樂鍾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
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奠
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可安
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若衣童云王帝同遊炎洲召子隨行
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
江道中令二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
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縱往未幾掾無病而逝景文亦

繼亡經，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宗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其墓，畧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餘皆不可

運筆捷疾如神，疇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取頭

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

玉磬之聲，就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

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

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

僧云：夜宿瓜州，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

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為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黃冕

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

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

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特起

雲霄，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

待汝遂言臨終雲氣起於寤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
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二人及第莊
簡有詩悼之雲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烟丹
臺路杳無歸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
去作飛仙思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布真
夢記畧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一
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客指曰此
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
畫圖作一仙人乘騰雲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
出竹冠草屨握予手大笑如舊在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
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小閣

畫山林巖石隱逸趣其上作雲烟出沒濃淡雲中隱
隱有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遊至黃河向河再拜
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某人
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法乃歸復至黃河
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汹涌衆不敢登舟
予獨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
間酒器用鐵鑄木杓磁杯而已而必有餘復建大閣它
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鑄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飲飲必
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後字雜雲煙不可讀也
與予語極朴質問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
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

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方
狎忽敬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爲記次日己卯歲
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爲
住計復八月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
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歛舉體柔軟氣貌
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府
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
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
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
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
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朔散
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錄其詳
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爲北斗君召公奭爲南明
公賈誼爲西門都禁郎溫太真爲監海開國伯魏
武帝爲北君太博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
爲西河侯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師伯
夷叔齊爲九天僕射墨翟爲太極仙鄉莊周爲太
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
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
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全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

記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
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
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
上書云今狗南夷朝夜郎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
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
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
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
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
營私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
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城而能見於
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
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其
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
耶然富公豈蹈龍它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
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
實者皆爲所斲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產者訴于
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
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九月正相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
破急歛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

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
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
於水旱之外者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
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真
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斗米而天怙然者百姓之陛下憂
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
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爲霜
儉霜旱有能接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曹尚書拜令僕爲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爲八
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下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興

隋同竇鞏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爲八
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爲宰相故六尚
書及左右承爲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太白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
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

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 師秀 亦嘗

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遙
山出又被雲遮一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
書少時登高峯壇有天風近轉清地高日南晚之句林黃
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佻矣

賓退錄卷第六

此頁亦原
書頁數
顛倒誤
寫于前

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
壓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城鄴至二十六年盡并六
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
輦來于秦爲秦宮有人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
之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
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
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諸侯美人鍾鼓以
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粧鏡曉髮囊脂水之
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錄比皆嘗辨之不詳及獨未雲何
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眩爲類尤可恠也洪駒父詩話載
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爲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掠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矣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裴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替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知意即殺而食之以櫛櫛貯其骨弃之

賓退歸卷第七

大梁趙與肯

漢文帝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爲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罷監獄度支書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監獄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監獄度支

戶部爲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 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誤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聞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齊何虹既以橋北龍則是以龍見爲真龍矣牧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 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漸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陌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牧下接上頁
之賦
野外接上
頁并之

吳傳朋 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問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下銷亡隔日搜脂骨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醜屢新粧則不特避之復塗抹其面也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

之房丞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
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
示慈惠亦謂之殺丞若禘祭廟效察天地全其牲體
而升於俎則謂之全丞今人會客於殺核之外或別具
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縵錢皆不食之物迺於古之體
薦者而舉世呼爲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
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
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耳露二年大將軍參
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迷倫道美云祇
畏王典不得爲節乃撰歸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

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續諸
書益州太守高願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
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
黃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
魏武下令之後耳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
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文謂晉武帝咸寧四
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
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
年聽立願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
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
雲南太子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

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共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宋書后妃傳文帝表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謂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嚙必嚙左右人衣屢中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醮

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永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載詩三更禮星斗寸寸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壇讀罪書內車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辛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

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
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
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
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爲道
士設者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者不能了見息庵王思誠字
陳泥丸翠虛篇畧云採時與爲藥煉時與爲火結時謂
之丹養時爲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
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
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
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

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爲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廩
聚衆應之以其女爲真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爲官屬顧
琛母孔氏爲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絃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闡
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
他人官廡則蚌蛤自回虎在則恭謹不採其一云茲分帥
聞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令人言
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爲太平翁太平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

天下非 神宗之明聖特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認言之天變不足畏 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稱東都事畧則曰安石之遇 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沮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虆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敬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

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允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

大時

書云王文公祠堂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太公案

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籍議其後孟子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絃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腹見

斯義顧下儋哉 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陸
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
卿宜悉心輔朕度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
舜之道相欺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
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畀明知才可以覆庇生民義我當與
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
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
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之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
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款致其義我耳為君則自款盡君道為臣則自
款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
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
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足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足
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去棄
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
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究者固見於此矣其告
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
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
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
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道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
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
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

之未用固有素此言公如張公安道曰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
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蔽則有之矣
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
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
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不爲伊
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
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
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
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譚行之未
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問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
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
儉狷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共範
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
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 裕陵出諫院
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
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尚何以費辭
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
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
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
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
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隨其分量
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

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
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弊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
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
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太抵極詆此言之言而不析之以致理平
者未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不足以解
公之弊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
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
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
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惡用實情
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而變寧
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
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
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
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
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牽其公以逞其志
乎反復其手以道守宗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
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
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
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
人得間順投逆違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
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
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

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綿綿
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廂貌弗
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
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
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
馬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
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
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
而此間有相曉者足下皆不愛之必其理未有以奪
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以所聞薦於祠
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
衣先世曾調罪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
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迴首俱陳迹不向林中何處消
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爲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爲道
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
康末目京師流落新塗者居於村墮耕人之田矣又不
止於爲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
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襄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生口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
親臣矣蓋諷其上也然雖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
所甚至公族之家降在皂隸則華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

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禮儀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

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

告之以此道也今說乃以為坐拜之意悞也

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

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

危義故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安為安而跪以為安定而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美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有臨祭設位子言

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畧爲考禮如前之

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

席地而坐則亦拜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

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議子言又不謂然

會予亦辭浙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

東坡文集
私試策問

云古者坐於席邊豆之長短蓋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古木之像
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四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

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

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

不如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

以來而望乎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跌也去年又屬蜀曹

揚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

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

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

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

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子諸生使書而揭

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

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文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

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

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征不享諸侯咸

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

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
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子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卒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陸而實不然陵始百
姓從受道者出五事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
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鵲山之首自招
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
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二十四山糈用
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粳米陰山以
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
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
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
女凡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
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
種之糈禾自扁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
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罍之
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芎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
用黍二者無糈字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
十五山耳棗之山至于鼓證之山凡十五山皆曰廔而不糈
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
之山凡九山皆曰扱而不糈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
則曰鈴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則曰
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

不敢信爲禹益所著然禹原離騷呂氏春秋比皆摘取其
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糶之
用也尚矣雖騷云巫咸將夕降方懷椒糶而要之王逸注
云糶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至之用糶者所救鈞也許叔重云糶米所以享
神見於載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